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三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記和靜先生五事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蓋尹和靜語徐文見尹和靜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見道先生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文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艷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右五事熹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丈於湖州徐丈以語熹因退而書

徐丈名夔字傳立和靜門人

記孫覲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爲詔從臣孫覲爲之陰冀覲不奉詔得以爲解而覲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爲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覲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爲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爲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覲慙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

因書以識云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

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
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
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
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
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
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
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
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
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
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艱
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
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
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
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
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子曰此正以繼禰之
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
事它人客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
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黃中西銘說曰近世士人尊橫
試發難以質為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為天為父坤為地
為母是以順健之至性而有天地父母之大功其稱名也
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今西銘云乾為父坤為母是以
乾坤為天地之號名則非易之本義矣既曰乾為父坤為
母則所謂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者於伏羲八卦文王六
十四卦為何等名稱象類乎方大撲之未散也老聃謂之
混然成列莊子謂之混沌是混然無間不可得而名言者
也既已判為兩儀則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人居
其中與禽獸草木同然而生猶有別也安得與天父地母
混然中處乎又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

其語脉出於孟子孟子言浩然之氣養而勿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又言志氣之帥也故志至焉氣次焉今舍氣而言
充則又非孟子之本義矣其意蓋竊取於浮屠所謂佛身
之雖滿法界之說然彼言佛身謂道體也道之為體擴而充
天地不亦妄乎至言天地之帥則七尺之軀爾謂充塞乎
以志為帥者謂氣猶三軍聽命於志惟志所之爾今舍志
而言性則人生而靜未嘗感物而動者焉得以議其所之
乎其所以統帥何如也况於父天母地而以吾為之帥則惟
子言而莫之違矣不亦妄乎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夫
君若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若以其並生
乎天地之間則民物皆吾同胞也今謂物吾與者其於同
胞何所辨乎與之為名從何立也若言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也其以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茲固西
銘所本以立其說者也然一以為父母一以為宗子何其
親疎厚薄尊卑之不一而為父母乎是其易位亂倫名教之
宗子乎宗子可升而為父母乎是其易位亂倫名教之大
賊也學者將何取焉又言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則宗子
有相而父母無之非特無相亦無父母矣可不悲哉孟子
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
禽獸也若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將有率獸食人之事予於
西銘亦云尊西銘子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
者其不可以無辨

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為夫子之助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跽曲拳為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為內直而與天為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為者為外曲而與人為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為無異於吾之等夷而嗚為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昔予書宋君事後當發此意因復并記其說以俟同志考焉

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為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為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為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記旌儒廟碑陰語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目云旌儒廟者秦所坑諸儒之廟也杜佑以為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漢銅黨之事以橫議激訐為戒刻于廟碑之陰予以為佑之識趣如此此其所以役於佞文之黨而取隨人執下之譏也叔弼之為此書但記姓名事目年月州里而獨於此詳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抑以為是而存之也

偶讀謾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與其家傳皆相應但家傳云公緣微病踰月不對已有間之者一日面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州大觀三年十月十五日告下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

降詔褒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奏陳論
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疑
仍放謝辭限日下出國門其蔡疑別與差遣此必見而傳
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炳兄弟
不葬親服宋喬年父子過惡相繼罷黜炳與喬年皆京黨
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
之章果上上怒執中懷讒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據但語
是京引居言路使攻康國則不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
應先攻京黨而後及康國也示變公以爲推尋厥咎之由實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
信刑罰失中公帑空虛民力困匱農桑失業貨財不通而
窮荒無用之地追討興建無已之罪請降京五官以太子
少保退居于杭又載御筆云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傲

晚弗悛屢致人言褫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誠懲尚慮怨
仇乘時騁忿据撫舊事論列未休下石相擠彈擊不已務
快復讎之私忿不思體貌之前規致矯枉過中疾惡已甚
宜俾寬宥曲示始終咨爾臺僚明聽朕命

大觀四年

而傳云

星見上察京姦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中上章謂

進退大臣當存體貌於是爲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

此傳

亦不同然執中後以不論張商英貶黜則非蔡氏之黨矣未知本傳何据書此執中嘗舉游酢自

代又嘗差同開封尹一孝壽鞠陳正彙告變事執中平心

以處得罪者自以爲不冤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每有

所須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吳某知翰林學士張閣等出守

杭州陞辭日乞領花石綱事自是應奉愈熾不可抹矣嘗

論郭天信過惡而言者以爲與商英皆天信所薦與呂惠

卿為友婿惠卿遭時得君所薦無不拔用執中在選調未嘗附麗以圖進取軀家御筆云卿前日上殿奏陳曾任學事見今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入臣伏奉御封云云右臣昨面奏係是提舉荆湖南學事胡安國謹具奏聞之一孝

字一本空

執中子巖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師魯公京門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卞謚文正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宇所為其家尚有遺藁

方伯謨嘗見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說去年見李兼濟說壽皇曾遣

一小璫以中原事問平江何義衣義衣授以紙筆口誦數語令書以進曰賀新郎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塲不終塲未便休雄豪分裂爭王侯爭王侯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壽皇以示兼濟之父秀叔參政後數年虜儲允恭死虜酋雍亦斃而孫璟襲位即所謂胡孫者也豈璟將不終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也耶元善又見異書云火龍變化丹蛇騰青羊躑躅烏犍耕玄狶衝突蒼鼠平亦莫詳其為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

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
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
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無憂無懼
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
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為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
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
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
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蜀人馮當可之文號縉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
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
損已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

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
建其有極者也此紹興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其謀畫議論
皆奇偉的當而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略識經意
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皇極辯與之暗合因筆
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
謬云

說文𠂔振𠂔也從肉入聲許訖反東坡疑從入無緣爲𠂔
聲而謂舞必八入爲列乃謂𠂔即𠂔字從八從肉今按此
乃說文之誤東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爲說則非若以八
字爲今而從肉𠂔省聲則正得許訖切矣𠂔又從入乃爲
𠂔字蓋振則人之振𠂔也然今說文不見𠂔字坡云有之
未詳其說每詳𠂔字即𠂔字故說文但有𠂔字而別無𠂔

字坡疑僧即肖字亦非也班史武記謂云骨然如有聞亦
盼鄉之義也

東坡又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
有理當武庚即是祿父東坡以為兩人恐別有據已上並見泉州

船司所刻
雪堂帖

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
此皆依古注勿正為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
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為非故予於集註
兩存之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
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
詞故為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氣實輕浮其